

六坊话剧

星 星 寨

楊潤身編劇

長江文艺出版社

1234

星 星 寨

楊潤身編劇

*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797×1092 1/32 開 · 2 1/16 印張 · 53,000字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500

統一書號: T10107.67

时间：抗美援朝胜利的时候。

地点：冀西某县星星寨村儿。

人物：

田福秋——四十六岁。

田春山——二十五岁，田福秋的儿子。

春山娘——四十五岁。

高黑丑——四十五岁。

高树英——十九岁，高黑丑的闺女。

树英娘——四十一岁。

胡茂如——四十九岁，村长。

胡瓜瓜——二十岁，胡茂如的儿子。

印尖尖——四十五岁。

杨拴拴——三十一岁。

范玉梅——二十岁。

周米米——三十岁。

九爷爷——七十八岁。

老大娘——七十一岁。

青年 甲、乙、丙等。

壮年 甲、乙、丙等。

第一場 刨樹根

布景：通往山溝里的一條較大的路旁，是田福秋與高黑丑的兩塊地。兩塊地緊連着，中間有道半尺高的田埂，埂頭上豎着一塊界石。界石一邊，高黑丑的地里長着一棵老大的梨樹，梨樹枝伸向田福秋的地里。順着田埂，又長起了不少小梨樹。高黑丑的地里長着熟不遠的谷子，田福秋的地里已經沒有了庄稼。

〔幕啟。早晨，陽光照着山頂。挂滿梨的樹枝上，有無數的山雀，叫着、跳着。放着銀光的露水珠兒，成串的從樹葉上、梨兒上往下滾着。在那不太遠的村莊里，傳出了公雞的叫聲和牛羊出圈的叫喊聲。〕

〔胡茂如頭罩白頭巾，身穿粗布衣，高鼻子大眼睛，是個精明能干而外表上又非常老實的一個人。他肩上背着兩條粗粗的繩子，手中拿着一把鐮刀，一腳踏在田高兩家的界石尖上，一腳踩在路上。他手中的鐮刀不停的旋轉着，完全可以看出他是看上了田福秋與高黑丑的兩塊土地。〕

〔印尖尖，尖腦袋，扁皮臉，穿的朴朴素素，猛一看，倒象是個非常實厚的人，他扛着一張鐵鍬和一把鋤頭，慢慢的唱着秧歌走上。〕

印尖尖：（唱着）田瑞蓮——年紀不大二十三——嚶咳——

（望了胡茂如一眼，滿臉帶笑的）茂如哥，看上了吧？

胡茂如：（他是早就看上田福秋與高黑丑的地啦，可他的神情上還帶着幾分不自然，回頭向印尖尖）嘻嘻！抽根煙吧！

印尖尖：（接過紙煙）還是我昨天晚上和你說的那話，你就別錯拿主意啦！

〔胡瓜瓜，老实忠厚，有点傻气，扛着铁锹、镢头，大步的走上。〕

胡瓜瓜：（向胡茂如）爹！你还没有走到地里呀？

印尖尖：瓜瓜儿，你等等，你爹想给你说个媳妇儿……

胡瓜瓜：除了高树英，我是谁也不说！（急下）

〔胡茂如脑袋歪了一下，未语。〕

印尖尖：这儿修成了水库，你下边那些旱地得多打多少粮食。

我说你老真是有点福气哩！趁他二人不和睦，好办的很。

胡茂如：（命令似的向印尖尖）这事儿你可不敢给我向外瞎宣传。

印尖尖：哎呀呀！你看你，我爱吃懒做是真的，可我的心还是活动的，我知道青红皂白，我知道远近薄厚。

胡茂如：瓜瓜那孩子的心眼不够用，你帮着教教他。

印尖尖：没有问题，（稍停）我还这么想了一下，走，到你地头再说吧！

〔胡茂如刚要往下走，猛的在前边路上发现了什么。〕

印尖尖：（也顺着胡茂如的眼睛向下看）啊，怎么他和她相跟上啦？

〔胡茂如皱了一下眉头。〕

印尖尖：我看他们不准有什么意思。

〔胡茂如未语。〕

印尖尖：就是他有那心，还不是做梦吃饺子。

〔田春山空着双手，他穿着普通的洋布服，火红的面孔，宽宽的肩膀，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，同时，也是个头号实厚、稳重的人，他同高树英谈着上。〕

田春山：……你看咱这地方儿能栽活多少果木树，能养肥多少群牛羊……

高树英：（上穿红、下穿绿，衣服上都绣着花边，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，机灵稳重，是人材兼备的一个好闺女。她一手拿着镰刀、一手拿着一条绳子，走在田春山的后边，向田春山）是啊！

田春山：（一見胡茂如，馬上帶笑的走到了胡茂如身边）村长。

胡茂如：（也是非常高兴的，紧拉起了田春山的手）在省里学习满啦？

田春山：毕业啦。

胡茂如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田春山：昨天下午日头儿站山儿的时候回来的。

胡茂如：（高兴地）哈哈！你在林业班里一毕业，今后咱这儿就好了。封山育林，培育果树，好好的给大家宣传宣传。咱这高山峻岭的苦地方儿，也就有个发展头啦！回头先给你大伯我讲讲重要性，然后咱再开群众大会。

田春山：好吧！好吧！

〔印尖尖向田春山露出了一付笑脸，不想田春山并没有理他，他悄悄地走了。〕

胡茂如：（向田春山）你大伯我做活去啦！（欲下）

高树英：（向胡茂如）大伯，吃个梨再走吧。

胡茂如：（笑了笑）好孩子，你大伯这牙不成啦。（下）

〔高树英摘梨。〕

田春山：（坐到了一块石头上，面向着高树英）把咱们这两块地修成了水库，下边拴几哥他们那几百亩旱地，不是一下就变成水地啦！

高树英：（将梨給田春山并坐到了石头上）給，吃梨儿吧。

田春山：（吃着梨）到了那工夫，咱們就都享福啦。（說着往

高树英身边蹭了蹭）

高树英：坐远一点儿嘛！

田春山：（帶笑地）坐近一点怕啥哩？

高树英：叫人看見了呢？

〔楊拴拴、范玉梅、青年甲、乙、丙，各自拿着农具，突然的上場了。〕

甲

青年乙：（紧接高树英的話）怕人看見，那你們就甭談恋爱。

丙

〔高树英、田春山赶紧的站了起来。〕

田春山：哈哈！

〔紧接着，青年甲向前打了一个飞脚，青年乙来了个鹞子翻身，上前把田春山的手擰住了。〕

范玉梅：（也是个很俊秀的閨女，比树英爱說爱笑，她飞快地跑到了高树英身边）树英，你……

青年甲：（向田春山）你說你該挨揍不？出去学习了一年多，就把你这兄弟們給忘啦，回来也不說一声。

〔这时候，九爷爷背着粪筐，拿着镰刀，老大娘拿着一个竹籃，周米米背着一条口袋，三人不約而同的，都悄悄地上場了。〕

青年丙：（接青年甲的話）該挨揍，叫他来个鴨子吃魚。来呀

〔“嘿！”“嘿！”青年甲、乙、丙，讓田春山嘴啃地。〕

老大娘：（向九爷爷）老九，看把他們高兴的，咱們年輕的时

候，除了流泪还是流泪。

九爷爷：（高兴地）可不是嗎！

楊拴拴：（大高个儿，粗眉大眼，是个少有的强壮后生，說話是粗声粗气的，他笑了笑向青年們）行啦！行啦！春山还急着到区上討論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儿哩。

〔青年們本打算再抬起田春山来一下子，經楊拴拴那样一講，停手了。〕

田春山：（向青年們）我昨晚上和拴儿哥坐了过半夜，討論了一下咱們村儿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儿，还没有来得及……

九爷爷：（向老大娘与周米米）农业生产合作社？这可是个新事儿。

高树英：（接田春山的話）真是——

范玉梅：（向高树英）怎么，心痛啦，还没有叫你坦白哩。坦白，坦白，你們什么时候挂上的綫儿？

甲

青年乙：（命令似地向田春山）坦白！快坦白！

丙

楊拴拴：（猛的向下看了一眼，回头向青年們）注意——

〔楊拴拴的話剛落口，田福秋扛着鋤头、鉄鍬，春山娘提着一个大籃子走上。〕

〔青年們立时来了个一言不語。〕

九爷爷：福秋，下地来啦？

田福秋：（矮个子、尖下巴、黃了的胡子不多几根，滿面帶笑的向九爷爷）噢。（向田春山）春山，你怎么还没有走呀？

春山娘：（也看了田春山一眼）真是——

田春山：爹！我……

范玉梅：（打断了田春山的话）他……

〔高树英赶紧用力的捏住了范玉梅的指头，范玉梅还想往下说，高黑丑背着根扁担，拿着一把镰刀，树英娘拿着个包袱，一先一后的突然上场了，这才把范玉梅的话顶回去了。〕

高黑丑：（大高个儿，墨黑的胡子，瞧了高树英一眼）树英，你割草割到这儿来啦，这儿有草啊？

高树英：我怕有坏人偷咱的梨，我在这儿看了一会儿。

高黑丑：快去割吧！

树英娘：树英，早点回去做饭，我摘完豆苗还去摘棉花哩。

高树英：啊。（拉上范玉梅跑下）

树英娘：（向春山娘）他大娘，摘瓜呀？

春山娘：（带笑地）噢。

高黑丑：（向树英娘）走吧。（与树英娘向他们的地里走去）

杨拴拴：（向田春山）走吧。

田春山：（向青年们）走。

〔青年们扛起了家具，并唱起了歌：“咳啦啦啦啦咳啦啦啦！

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！中朝人民力量大……”下。〕

九爷爷：（高兴地望着青年们走下，向田福秋与春山娘）福秋，干吧，把美国鬼子打败了，咱们就该正正经经的过日子啦。

春山娘：噢。

田福秋：是啊。

〔九爷爷也小声的唱着青年们唱过的歌子，同老大娘、周采米下。〕

春山娘：（向田福秋）快干吧。（說着，順着他們的地边往西北角走下）

田福秋：干——怎么干也是困难啊！（拿起鋤頭沒精神的走到他的地边）呸！呸！（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就掄起了鋤頭，不想，鋤頭碰在高黑丑的梨树枝上，嘩啦的一聲，他慢慢的把鋤頭放低了）唉——

（印尖尖背着一捆黍子从地里上，見狀止步。）

印尖尖：唉唉什麼哩，福秋哥？

田福秋：（回头）是印尖尖兒啦？

印尖尖：看你又叫我印尖尖，我不是早就改名叫印軟軟兒啦！

（放下黍子）不用說，你准是又為你這二畝來地发愁哩。

田福秋：实在是無話可說呀！刨深了吧，傷了他的樹根；刨淺了吧，我的庄稼又長不起來！

印尖尖：唉——（坐到了田福秋跟前，擦汗）

田福秋：瞧我這地板兒吧，四周八下是挂金又挂銀，說到耕種，我哪天也是背星星又馱月亮，可這邊的庄稼，就是不給我長。公糧沒有交成模範，村長給我借的那一百五十萬塊錢的帳，一個也沒有還了。

印尖尖：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兒，你上了糞澆了水，他這棵梨樹還偷吃不光？

田福秋：可說啥哩，他這樹一年頂少得吃我五斗糧食，十年就是五石。

印尖尖：你頂少還活它四十年吧！長遠下去……

田福秋：還有兒孫後代的啦！他……他暗地里還說我的不是哩。

印尖尖：人性不得一样，（稍停）他又栽了那么多小树，再过五年，你这块地就甭指望打一棵粮食啦！伏天他给你往地里放了洪水，流了淤沙，换了谁也跟他把脸翻啦。

田福秋：（一生气，猛的将锄头刨深了几寸，一道梨树根露出地面）啊，今年伏天真是他存心往我地里放了洪水？

印尖尖：你看你，还不信哩。他给你往地里放洪水，村长亲眼看见啦。村长不愿叫你们生气，就把这话压起来啦。西南角的那些淤沙，毁了庄稼倒甭说，得用多少工才能运出去。

田福秋：（更加有火地）他……他高黑丑……

印尖尖：要是旁人，早在他的梨树下边挖了粪沟啦；挖道粪沟，再使上点石灰，一年过来，他的树还能再霸你的地？

田福秋：（想了想，痛苦地）唉！（摇头）毁了他的梨树，他还不是落个不能过。

印尖尖：（停了停）你……你说的也对，能不生气还是生气好，（看了看田福秋刨起的梨树根）你干吧，我走啦。

田福秋：不干啦！老牛也似的干明干黑，还是落个别气。

印尖尖：还干吧，常说的话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！（下）

田福秋：（坐在石头上抽着烟）哎呀，人家村长好心好意的找人给咱借了一百五十万块钱，买了一头子牲口，实指望换换这个日子，不想那个鬼牲口，偏偏儿的就死了，又打上了这么一个地邻……（抽抽烟）这……这庄稼人怎么的才能真加真的把日子过好哪——

春山娘：（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老南瓜上，带气的向田福秋）哟，天气才什么时候，你就歇下啦。

田福秋：走你的吧。

春山娘：（一边向下走着）快干吧，老坐着就能把日子过好啦？干活总没有个紧慢、总没有个紧慢。看看人家，誰还没有把种麦地翻出来哩，你总是……（走远了）

高黑丑：（带火的从他的地里走出来，看了田福秋一眼，去田福秋的地里拿起了梨树根，前走一步，又压了压气火）福秋哥，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田福秋：（看了看梨树根）啊，那……那我不是存心。

高黑丑：不是存心？是梨树根自个儿跑到地面上来啦？

田福秋：你看你，我說不是存心就不是存心。

高黑丑：（痛苦的）你……你要老这么的，咱们可得找村长說个长圆啦。

田福秋：找誰說也是一个葫蘆鋸两半瓢。

高黑丑：好吧！（急向胡茂如他們走下的方向走去）

田福秋：（抽烟，烟袋不通气儿）他奶奶的，烟袋也不給我通气儿啦。（片刻）你找村长，我还想着找区长哩……

〔高黑丑引着胡茂如边說边上。〕

高黑丑：你来看看就知道了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我不是愿意生气的人，可我这受气不是一天儿啦，今年春天他翻地的时候，把我的梨树根毁了那么多，我是一言沒发，这工夫儿……

胡茂如：好老弟，坐下說，态度好一点儿，不要动气。

田福秋：（笑笑）真是！火大燒不了日头，气足吹不倒泰山。

高黑丑：（向胡茂如）你听听他說的这是什么話，（咽了一口氣）茂如哥，你是整天夸贊我这棵梨树和这块地。这是

我的宝贝疙瘩呀，他要给我毁了，我还能过不能？

胡茂如：那还过什么！（回头带笑的向田福秋）我说福秋老弟，这梨树根是不是你刨的？

田福秋：（一咬牙）是我刨的。

胡茂如：哎呀呀！你看你这个老好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人凭心、树靠根？

田福秋：我知道。

胡茂如：你既然知道，怎么还一回又一回的，办这样的没理事呢？

田福秋：（不慌不忙地）茂如哥，我在我自己的地里刨一道子树根还犯了法啦？

高黑丑：哎呀呀我说福秋哥，你怎么一分理不说呢？我可也不是没有卡着你脖子的地方儿！你上沟的柿子树不是还霸着我的地啦！

胡茂如：是啊。（向田福秋）福秋老弟，咱们都是住村儿的，不能不说理。

田福秋：那还用说。

胡茂如：你看你还是不服短儿，莫非你把人家害死了，你心里就舒心啦？

田福秋：茂如哥，你今日是怎么的啦？

胡茂如：怎么的？

田福秋：你怎么一下子就不认得我田福秋是什么人啦，我是那心上挂刀的人？

胡茂如：我知道你是个老好人，我知道你心里有难，可这事儿能说办的对？

〔田福秋未語。〕

胡茂如：我这人总是喜欢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和和平平，一心生产，（向高黑丑）黑丑老弟，看你老哥我的臉面，受了这口气吧！

高黑丑：不成！他要不服短，我叫他赔我梨树的損失。

田福秋：（冷笑一声）我还想叫你赔我的地哩。

高黑丑：啊！你說什么？

田福秋：咱們俩沒有隔着大山大海。

高黑丑：（痛苦地）我再問你一句，你害死了我的梨树，你就上了天啦？

田福秋：你毀了我的地你就成了佛啦？

高黑丑：你賠償我的梨树。

田福秋：你赔我的地。

胡茂如：都停下，都停下，都听我当村长的說。

高黑丑：你說。

田福秋：（向胡茂如）你說。

胡茂如：我也实在难說，（想了想向田福秋）福秋老弟，我說不对了，咱們还重商量。

田福秋：啊，你說吧。

胡茂如：（更加亲热地）我也实在是替你們难受……

田福秋：你說吧。

胡茂如：你……你和別人換一块地吧。

田福秋：我不。

胡茂如：唉！（向高黑丑）要不这么的，黑丑老弟，你讓一步，你把你栽活的那些小树换个地方吧。

高黑丑：你說這不是白說，我又沒有把樹栽到了別人的地里。

胡茂如：噯呀呀！我可實在是給你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……

（向田福秋）福秋老弟，我知道你是個能讓人的人，你發一下子恨。

田福秋：發什麼恨？

胡茂如：你把你這塊地賣了它吧，賣了它在別處重買二畝地。

田福秋：（沒有想到胡茂如會說出這樣的話）賣地？

胡茂如：你看，這樣子不成啊，你們兩家是萬輩子也和睦不了。你兩家老鬥下去，妨礙生產，攪亂村上的社會秩序，這對咱們星星寨上的名譽有多不好，上級要是批評下來，我村長也負不了這個責任。

田福秋：誰要買我的地？

胡茂如：我給你找個能買起的戶兒，反正幫你們兩家解決這個矛盾就是了。你說怎麼樣？

田福秋：（慢慢地站了起來）茂如哥，我這塊地是共產黨毛主席分給我的呀！這個你不能忘了吧！

胡茂如：是啊！是啊。我是說……

田福秋：（打斷了胡茂如的話）茂如哥，海水干了，高山平了，我田福秋也不撒手這塊地。（拿起家具急下）

胡茂如：福秋老弟你別走，說不對了還重說，你回來！

高黑丑：田福秋，你回來，你別走；咱們不能算完。

（田福秋在幕後：“日頭化不了！”

高黑丑：你回來說。

（田福秋再沒有回音。

高黑丑：這種人品。

胡茂如：唉——

高黑丑：要不是剛才印尖尖去告訴我，還不知道他把我的梨樹毀成什麼樣兒哩。

胡茂如：唉！想不到他田福秋變成了這種人，吃飽肚子才幾天呀，就不知道東南西北啦。今年正月，我就聽人們說，他要想法賤賤兒的買你這塊地。他說，高黑丑子又沒有個小子，留着那好地干啥哩，那工夫我就想去給他鬧幾句，前幾天我又聽說他準備在你的梨樹下邊挖道糞溝，燒死你的梨樹，你看……

高黑丑：（更加生氣）我怕不了他，茂如哥，你要幫我出這口氣。

胡茂如：這你就放心吧！咱兄弟倆過去是金換金、銀換銀，義交義、心交心，現在我要不給你出了這口氣，我就不在這星星寨當這村長，有羊總能趕上坡，先干活去吧！我還有點急活哩。（返回地裡）

高黑丑：（一下坐到了界石上）唉——

高樹英：（背着一捆草跑上，着急的向高黑丑）爹！你和福秋大伯生氣啦？

〔高黑丑沒有答理高樹英，猛的往他的地裡走了。〕

——幕 落

第二場 胡瓜瓜求婚

時間：當天的傍晚。

地點：高黑丑的家裡。

佈景：一間寬大的屋子，牆壁上貼着毛主席象，屋裡有炕，

炕边是鍋台，鍋台一边有做飯的各种用具，炕边的墙上有个窗戶，窗戶上有各式各样的剪紙，屋里的所有摆设，都是干淨、新鮮、整齐，屋子的左角是通往街上的大門儿，門左边放着一杆紅纓枪。

〔幕启。高树英端着飯碗，靠着門框向外望着。〕

高树英：（望了一会儿，慢慢的返回）唉！到区上就不回来啦！

（坐回到炕沿上，只顧想心思，忘了吃飯）

田春山：（身上帶土、头上帶汗的急上，兴奋的向高树英）树英。

高树英：（抬起了头）什么事儿，你这么高兴，剛回来？

田春山：（擦着汗）剛回来，快給我口水喝。

〔高树英給田春山倒了一碗水。〕

田春山：（猛的喝了口水，燙了一下）树英啊！抗美援朝胜利啦，朝鮮和平停战啦！

高树英：停战啦？

田春山：可不是，想不到的事吧！

高树英：（高兴地）想不到这么快。

田春山：（又喝了一口水）我走啦！

高树英：急什么哩，区上批准咱們建社沒有？

田春山：批准啦，叫咱們馬上就动手，我走啦。

高树英：你看你，我还有話跟你說哩。

田春山：把社办起来再結婚。

高树英：（笑笑）你……

田春山：（紧接）准备一下，咱們今日晚上来个庆祝大会，鬧一下紅火，我先去找拴儿哥了。（急下）